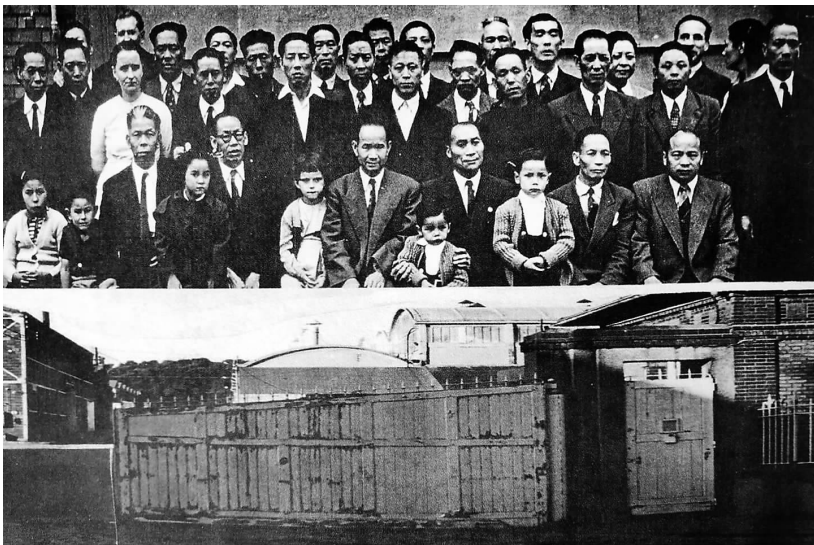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战华工 不曾杀戮的功勋

文 / 姜鹏飞



三年前,有专家曾提议,希望能在一战胜利百年纪念日的今年,在外滩原地恢复和平女神纪念碑,可是几经讨论,最终没能完成。据说史学界有人说,华人对于欧陆一战,就是去打酱油。果真如此吗?



第一个看世界的“中国草根”

1917年入春,山东博山(今淄博市博山区)地区就不怎么下雨了。农民要接连两年忍受蝗灾,庄稼歉收。欧洲人精疲力竭的世界大战远非要紧事,除了日本人借机赶走了胶州半岛的德国人。大家又发现,博山的煤矿不明不白地被东洋军人控制了。

一些人对日本有所了解。和尚坊村的小学教员孙干就羡慕大哥去日本留学,“间接研究西洋各种科学”。他的目标是直接游历欧美,“人生三日,应游遍五洲也”。但父亲不准他离家,他农活娴熟,又是兄弟四人里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近旁的。

好奇心在中国人心中蓬勃滋长,山东的一位青年教师常常花几小时和朋友讨论战争,他们“不明白列强之间为何打来打去”。城门口张贴着英国人的招工告示,孙干更加动心,但因无人侍养父母而犹豫不决。恰好在外“学买卖”的四弟回家,他下定决心隐瞒父母,乘火车赴周店招工处。

时年35岁的乡间小学教员孙干,个子不高也不算壮实,先后两次去应征,却两次落选。待人群散开,他又向主事者保证“无论推车、担担即再苦加倍之功,余亦能做”。对方言明,已去欧洲的工人来信都说“危险万分”“懊悔无及”,又说假如水土不服,染疾患病,就回不了家了。孙干坚持,对方只好答应,合同里填好他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,加盖大拇指印,隔日即可启程。

想挣钱就得下大力

孙干和老乡们要去法国,必须先先到加拿大,耗时两月有余。出发第一夜,船只在东海颇为颠簸。孙干祈求神灵,保佑自己平安到达欧洲。

船只刚驶入太平洋时连绵阴雨,风大浪高,大部分华工饱受晕船之苦,呕吐,几乎没法吃饭。伙食还不错,有大米、肉和白糖,有时吃面包。船舱里呻吟声不绝于耳,一位英国军官看到“大部分人已经昏死过去,剩余少数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,连爬上自己铺位的力气都没有”。

英国长官召集全员讲话,嘱咐他们:吃饭、睡觉也要时刻穿好“太平带”,即救生衣;万一被潜艇击中,要排队转移到救生小船。大家听完叹息不已,有人放声痛哭。法国邮轮“亚多士”号稍早被击沉,船上900多名华工死亡约半数。战争期间至少700名华工死于德国潜艇攻击。

加拿大政府同意免除收取入境华工的人头税,但不准他们离开火车,不许自由活动。美国的缅因州班戈镇气温低至零下42摄氏度,25名中国劳工冻死,根据英国政府的保密要求,报道遭到压制。

长官们分发《三国》之类的书籍和一些乐器,供华工解闷,有人盘腿坐在下铺拉二胡。他们常在晚间表演小型戏剧,随乐师伴奏边演边唱,还邀请军官们在前排观看。

1917年9月,华工们终于抵达欧洲,英国人燃放鞭炮欢迎。孙干第一次见到飞机和氢气球,对伦敦的都会景象和法国的乡村风光都赞叹不已。

这仗到底谁打谁

73岁的孙光隆自幼随爷爷孙干长大,听到许多一战故事。孙干在欧洲写下8万余字日记,命名为《世界大战战场见闻记》(国内出版更名为《欧战华工记》)。日记里的歌谣孙光隆耳熟能详,如今常在华工后裔聚会唱。

孙干1961年因结肠炎去世后,日

记留给后人。但孙光隆的父亲孙明轩“不以为然”,当年孙干应招出国,这位还只有15岁的长子,就不得不承担起养活一家五口的重担。孙干如何向父母解释不辞而别,现在也不得而知。总之他回国最初几年都专心润色日记,某天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在炕上哭闹,蹬腿导致脚后跟磨出血,他都完全没有发现。

这些欧陆见闻,孙干对学生讲,对晚辈讲,寄望子女们帮他整理,但没人愿意。

孙光隆觉得爷爷“心思重”,期盼出版日记,可惜博山太小,又没有印刷厂。他看着爷爷把日记放进抽屉,再怎么看,“已经沉下去了”。

熬到战争结束才是英雄

两代人都面临着未知。100年前某个黄昏,孙干和工友们在帐篷中谈天。好友黄世恩说起,战事越来越激烈,恐怕日后很难回国了,大家虽然不怕死,但家里父母老幼每天盼望他们回去,也很可怜。工友们呆坐一旁,或声泪俱下或低声抽泣。

过了一会,黄世恩私下告诉孙干,他想悄悄去前线观战。孙干立刻回答“命由天定”,既然想去,就无需害怕。他们约定:如果一人不幸身亡,请幸存者把亡者衣物带回交给家人;若两人都遭遇不测,那就算了。

他们连夜翻过丘陵,找到一处高点,坐在乱石上观看,“细察其枪炮之射击及兵士之动作”。忽然有红灯燃起,“其光明亮且大”,小点又散布开,一时如同白天。两人半夜回去,仍对明亮的战场赞叹不已。

依合同,华工应被派往远离危险的区域,但承诺没有兑现。尽管华工一直抗议,很多人仍经常遭到轰炸和毒



▲来到欧洲战场,很多华工自觉地开始剪除辫子

◀居留法国的华工后代,组成了中国华工同志会

气弹袭击。1917年9月4日,德军炮轰布洛涅和敦刻尔克,造成15名华工死亡,21人受伤;1918年5月18日,超过50名中国人死于德军的轮番轰炸。一次轰炸后几天,一位英国士兵发现,如果白天出现可怕的机器轰鸣,华工们会面带惊恐地四下奔逃。没人教华工如何清除炸弹,有人不小心被炸身亡。孙干有工友用炸弹做游戏而受伤,还有人捡拾火药到帐篷中取暖,不幸引燃身亡。

被人轻视的最初体验

孙干搭乘的船只离开法国,穿越印度洋,经新加坡北上,于1920年初回到博山。他离家两年半,当地已经有了铁厂、电话局和电灯公司,机械工业慢慢扩展。

到达青岛前后,有华工希望英国人提供中国式裤褂,以便换下统一配发的英式服装。英国长官拒绝:“中国人一见你们穿这衣服,就知道你们是加入欧战国,是有功的啊。”他思忖中国政府会招待、保护华工,他们坐火车都不必花钱了。

果然,华工刚下船就有军警监视,不能随便行动,必须在指定地点等火车。很多工友愤愤不平,他们果然没什么功勋、嘉奖,连自由都丢掉了。孙干安慰大家,军警只是为维持秩序:“既已安然回国,‘华工’二字更彪炳全球,垂竹而万世不朽矣。”但他在日记里却相当悲观。

100年前,孙干就已经在日记的最后,对五大洲、西学、科技、政府、国民性等一一评述,兼带着希望与忧虑,他写道:“大战既告终矣,世界各国对于优胜劣败,弱肉强食,持德者昌,持力者亡,皆于此而知之,其孰重、孰轻、何去、何从,当执者以倣之也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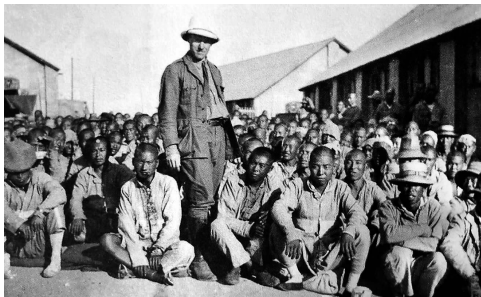
▲1915年,华工营内的华工



▲欧洲食物令华工难以适应,加上战时食物短缺问题,常常在繁重劳动之后饥饿难耐



▲华工主要从事修铁路、挖战壕、搬运物资等工作



▲抵达法国战场的华工